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二十二回 施妙法鬼入鬧秦宅 治奇病濟公戲首相

話說趙斌正要給王興解繩扣，忽有人在後面把趙斌抱住。趙斌打算要奪身出去，哪想到搖不動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濟公長老。趙斌說：“師父，你快放開我。祇當你老人家為秦相所害，不想到師父還在這裏。”濟公方纔鬆手，說：“趙斌，你把他們的繩扣挑開，跟我往屋中來，我有話說。”趙斌把王興夫妻解放下來。濟公掏出兩塊藥，把王興夫妻被打的傷痕治好。和尚進了屋中，上面一坐，大口喝酒，大把抓菜，滿面抹油，趙斌說：“好，這桌酒原給師父預備下了。”和尚說：“趙斌，你往西廂房北裏間屋中，有四隻箱子，第三隻箱子內有黃金一匣，重百兩，有白銀六封，重三百兩，你給拿來。”趙斌急忙到那裏去一找，果然濟公說的不錯。趙斌把金銀拿過來，濟公方纔問：“王興，你是哪裏人？”王興說：“我原籍是餘杭縣人。”濟公說：“王興，你把這金銀拿去，明天可同你母親僱隻船逃回餘杭縣去罷。你家中破壞的東西，給趙斌罷。你有這金銀，到家買些地作個買賣，也足夠你們度日子了。”王興一聽，急忙趴在地上，給羅漢磕頭。濟公說：“趙斌，你可送他夫妻走罷。”趙斌說：“師父，你在這裏不要緊麼？我原打算殺了秦相，給你老人家報仇。”濟公說：“不要你問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三日後你必聽得到信。”趙斌點頭答應。正要走，祇聽那旁有人說：“小子們跟我走，看看王興的妻子從我不從。”眾惡奴答應說：“是。”祇見打著燈光，原來是二公子追命鬼秦桓，由相府回來，領了一群惡奴。原來是聽說東府鬧鬼，他便去給秦相請安。秦相疼兒子，怕他害怕，不叫他進去，叫他回自己花園養息，故此率領眾人回來。方一到花園子，就想起王興之妻說：“小子們，去看那王興之妻從我不從。如其不從，我活活把他打死。”趙斌一聽，大吃一驚，道：“師父，可了不得了！要把咱們躲到屋裏。”濟公說：“不要緊。”和尚用手往外一指，口唸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。”秦桓偶然打了一個冷戰，撲咚栽倒在地。眾家人上前攙扶，大眾一亂。趙斌趁他一亂，領著王興夫妻直奔花園子角門，由角門出去，送王興夫妻到家。第二天一早，王興同他母親妻子叫船逃走，把家中破壞東西給了趙斌，這話不表。

單說濟公見趙斌等走後，吃飽喝足，仍然回歸東府空房。且說這裏秦桓捧了一個跟頭，心中覺得驚慌。有眾家人把他扶至房中。秦桓說：“哎呀，好熱！”秦玉把帽子給摘下來，秦桓說：“熱！”家人又把袍子脫下來。秦桓仍叫熱，連忙把趁袍脫下來。秦桓說：“熱。”秦玉又把靴子襪子脫了。秦桓說：“熱。”秦玉把大褂、中衣又脫了。秦桓叫熱，秦玉吩咐快給打扇。打扇也是熱，秦玉叫抬進兩塊冰來。手下人纔把冰抬進來，秦桓叫好冷，即把冰拋去。秦桓說：“冷。”照舊把褂褲穿上。還叫冷，又把襪子、靴子穿上。秦桓說：“冷。”穿上趁袍還叫冷，套上袍子還是冷，加上帽子還是冷，蓋上兩床被還是說冷。秦玉叫上火盆，纔把火盆引著，秦桓又嚷熱，把火盆拿出去，還是熱，仍然又脫衣裳。書不多敘。如是者冷了熱，熱了冷四五次，天色已不早了：秦桓突然說：“腦袋裏癢，癢的難過。快來人給我搔！”秦玉過去用手一搔，哪知道越搔越大，頃刻間腦袋長的如麥斗相仿，嚇的秦玉也不敢搔了，眾家人一個個目瞪口呆。天已光亮了。秦玉說：“快給東府送信罷？”

秦相本是告假，也不上朝，鬧了半夜的鬼，也沒有審問和尚，天色明了，正要休息，外面有家丁進來報告說：“有人來送信，公子爺病了。”秦相一聽，父子連心，急忙帶著從人來至秦桓花園子。秦相到了屋中一看，見秦桓躺在炕上打滾，腦袋大的如斗。秦相就急了，說：“你們這些奴才，真正可惱！公子爺的這般重病，為何不早送信與我？”秦玉說：“相爺有所不知，昨天夜間公子由東府回來，偶然跌了一個筋斗，到屋內就叫熱，脫了又說冷，穿上又叫熱，如此者數次，後來就叫腦袋癢，奴才就替他搔。越搔越大，這病來得奇怪。”秦相連忙吩咐：“快請有名先生來調治。”家人答應。

那臨安城內有兩位名醫，一位叫指下活人湯萬方，一位叫賽叔和李懷春。家人忙至李懷春家相請。李懷春一聽是秦相府，不能不去，隨同家人來至相府門首，去往裏回報。秦相心急如火，趕忙吩咐有請。家人帶領李懷春來至裏面。秦相見李懷春頭戴四楞逍遙巾，身穿藍袍子大靴，篆底官靴，氣宇軒昂，一表非凡。連忙請到屋中，有人獻上茶來。李懷春給公子秦桓一診脈，便心中納悶。眼瞧他腦袋甚大，看寸關尺六脈十二經，並沒有病。察看多時，不知他腦袋之病，從哪經所得，實在自己無法用藥。方纔說：“公子這病，小生才疏學淺，相爺另請高明罷，我實不能治。”秦相說：“我怎知道誰是高明？李先生你必知道，給引薦一位。”李懷春心想：“我要治不了，湯二哥也不能治，他治不了的病，我也不能治。除我二人之外，還有誰可引薦？”想罷說：“相爺，我實無人可薦。”秦相一聽真急了，說：“你既不能治我兒的病，又沒人可薦，你今天休想出我這相府！”李懷春一聽：“祇知以勢力壓人！”猛然心中一想：“我何不把濟師父薦來？”想罷說：“相爺，要給公子治病，祇有一個人，就是酒醉瘋顛，衣衫不整，恐相爺見怪。”秦相說：“這有何妨，祇要他能給我兒治病。”李懷春說：“可是出家人。”秦相說：“不問出家人，祇能治病便好。你可說來，快請去！”李懷春說：“乃是西湖靈隱寺濟顛。”秦相一聽，說：“原來是他呀！現在瘋僧在我東院裏鎖著。”李懷春一聽鎖著濟公，心中方纔明白：“怪不得他長大頭盔。”秦相趕忙吩咐家人：“去把瘋僧叫來，他要能把我兒的病治好，我放他回廟，免他之罪。”

家人急忙來到東院空房一看，眾和尚都起來。家人說：“和尚，你這造化大了。”濟公說：“灶火大，費點柴。”家人說：“我家相爺叫你去替公子治病，你能治好了，放你回廟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們相爺他把我鎖來，要過堂審我，一叫我就到，叫我和尚給治病，你就說我說的刷了。”家人一聽說：“好，我就照你這話回相爺去。”家人就回來，見秦相說：“回相爺呀，我去說丞相叫和尚去治病，他說要過堂審他，一叫就到，叫治病他說刷了。”秦相不懂這句話，問李懷春甚麼叫刷了。李懷春微然一笑說：“這句話，乃是一句戲言。相爺要叫他治病，須下一請字。”秦相疼兒子，說：“好，你等去，就說我請他來治病呢。”家人想：“真是和尚走運。”連忙來至東院，見和尚說：“和尚，真真你的架子太大了，我家相爺叫我來請你治病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家相爺安居首相，位列三臺，我和尚同他平日並無往來，他要交結僧道，叫御史言官知道，就把你給參了。”家人一聽說：“好和尚！你說的好，我去給你報告，見我家大人去。”自己到了西花園之內見了秦相，說：“回相爺，我去到那邊面見和尚。奴才說，大人請他給公子治病。他說大人官居首相，位列三臺，他和大人素無來往，說大人交結僧道，要叫御史言官知道，就把大人給參了。”秦相一聞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說：“好大膽的僧人！”李懷春說：“相爺不要生氣，要教和尚給公子治病，大人必須親自一往。”秦相見公子滿床亂滾，沒奈何道：“李先生，你要隨我同往。到了那裏，看和尚怎樣？”李懷春答應：“是。”隨同秦相到了東府空房院內。

秦相咳嗽一聲，謂是叫家人知道我來，你們都要規矩點。果然房中眾家丁聽見都站起來，說：“大人來了。”濟公說：“眾位，這是狗叫喚。”眾家人連忙止住：“不要胡說，我家大人來了。”祇見秦相同李懷春進來，到了濟公面前。秦相說：“和尚，祇因我小兒得了奇怪之病，本閣特來請你治病。”和尚說：“我是被大人拿鎖子鎖來的，並不是請我來治病的。”秦相一聽，便勃然大怒道：“好，好。”李懷春一見事情不好，連忙說：“大人暫息雷霆之怒，我前去必要把濟公請來。”秦相祇得往後一退。祇見李先生過去說了一夕話，聖僧便施佛法，大展神通，要來戲耍秦相。

不知後來之事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